

文字统筹_邱勇哲（本刊记者）

建筑物是有寿命的，老建筑的再生除了“修旧如旧”以外，生存、生长、新生，也可以是另一个改造的思路。既不是推倒重建，也不是修旧如旧，而是遵循历史的发展脉络，将旧的部分保留，并不妨碍新的部分诞生。这样的理念也是将当下的发展观念和功能需求置入建筑中，重新梳理建筑的功能业态，也试图用它探寻城市生活的“新与旧”的关系。

上海·章堰文化馆

章堰村位于上海西郊的重固镇，是上海古文化发源地，福泉山文化的代表之一。这座古村落从唐宋年代起临水而筑，经过历史变迁，章堰村空心化严重，现已不复以往的繁华，村里现存有清代、民国建筑和新建的洋房。在新型城镇化的政策背景下，章堰村迎来改建与复兴。

文化馆基地的改造很有代表性。这个改造包含了原村史馆（清朝老房子）、章家宅（破败的晚清老房子）等。章家宅残破比较严重，但外墙风貌较好且完整。设计师对外墙进行了加固和保护，在保护好的外墙内新建了展厅一，外墙与老墙之间的距离最近处为30厘米，表达了设计师对历史的尊重与致敬。村史馆的主体建筑保留得较好，因此没有大改动，只对内部木承重结构做了加固和修缮。除此之外，墙面、屋面、内院都得到了完整的保留。出展厅三便是基地北侧的空地。设计师在保留空地上的大树及竹林的基础上新建了休息区和水院，供人们休息和讨论。新建的建筑皆采用白色清水混凝土材质，与当地民居起到了一体的视觉效果。







_外墙与老墙之间的距离最近处为30厘米，表达了设计师对历史的尊重与致敬



_设计师在保留空地上的大树及竹林的基础上新建了休息区和水院，供人们休息和讨论





_外立面的金属管就像竹子一样形成一面“竹墙”，结合了结构柱，滴水管成为一件赏心悦目的雕塑作品

孟买·拼贴住宅

设计师认为，孟买是一个碎片化的城市，其视觉语言就包含了拼贴，因此希望在住宅中利用拼贴元素呈现这座城市的灵魂。

这座住宅正立面上窗户全都采用城市中住宅废弃的旧窗户。样式各异但颜色统一的旧窗户成为了建筑的主要背景，上方是混凝土，地面是抛光的白色大理石，能为繁复的拼贴设计提供一些留白。外立面的金属管就像竹子一样形成一面“竹墙”，结合了结构柱，滴水管成为一件赏心悦目的雕塑作品。

中央庭院背景上有一面利用场地整理中形成的废弃石料构成的墙壁。旧房子残留的具有百年历史的柱子，让人产生乡愁之情，露台上钢和玻璃构成的小亭子可以俯瞰下方山丘景色。这种设计方式利用各种新旧元素，产生了旧与新之间、传统与现代、粗糙和精致之间的对比。设计师费尽心思淘到了许多回收砖块、旧木条、殖民时期的家具、编织废料等，通过新的处理重新投入使用。这种方法不得不让居住者重新思考隐藏在身边的平凡之美。





_样式各异但颜色统一的旧窗户成为建筑的主要背景，上方是混凝土，地面是抛光的白色大理石，能为繁复的拼贴设计提供一些留白

珀斯·新澳大利亚博物馆

博物馆坐落于珀斯文化区的中心，由Hassell和OMA建筑设计事务所共同设计，旨在为西澳大利亚地区提供一个多维度的文化框架。博物馆由既有历史建筑和新建结构框架共同形成。设计师希望通过这个新博物馆的设计，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将既有历史遗迹和当代建筑设计进行融合的方式，试图去唤醒并激活珀斯文化区，并进一步体现当地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与价值。

博物馆是由维护修缮后的历史遗迹和新加建的体块所共同构成的，包含了展览空间、活动空间和公共区域。水平与垂直交叉的建筑流线将博物馆的新旧空间以多种不同的路径方式，完美地串联组织在了一起。













伊斯坦布尔·Pilevneli画廊

位于伊斯坦布尔塔克西姆区域的Pilevneli画廊是一个建筑自适应再利用的好例子。该城市目前正在进行以艺术和文化为重点的城市转型。画廊以其深灰色立方体的独特外观吸引着整条街人们的注意力。但其新潮的外观下，其实包裹着古老的灵魂。

设计师对这个画廊的设计思路是表达对“一拆了事”这种粗暴方式的反抗。于是，被颜料涂抹的墙面以及裸露出粗糙质地的耐火砖被保留下来，反映出时间流逝的痕迹。同时增加钢梁加固后，形状各异的混凝土桁架也完全不加修饰地展示出来，并保留了其原始的倾斜状态。设计师在建筑结构的东北端嵌入了一







个棱角分明的“白色立方体”，以呈现出一种纯净的艺术体验。 洁白的石膏更能体现与裸露的旧结构之间的惊人对立。

“新”除了时尚元素，还代表着“创新”，设计师若对创新没有自信，那么终究会走向复古，这种设计方式是非积极的，不能够表达当代人的智慧。因为城市是一个有机体，是鲜活的，我们应该有能力、有勇气、有信心去创造新的生活。在保护与更新的过程中，给出当代建筑师的答案。（部分资料和图片来源于“www.archdaily.cn/cn”网站）